



# 逃跑的

# 越南新娘

一边是穷得叮当响的中国单身汉，另一边是偷渡到中国挣钱的越南女孩，结婚生子和金钱的诱惑，将两群原本命运中不可能有交集的人在中国贫困山村硬拧到了一起。



新娘逃跑了，封毛仔很无奈。（资料图片）

## 1 孤独的毛仔

越南女孩陈小兰逃跑那天，起了个大早。这天是江西南城农民封毛仔买她进门的第20天。

中午吃饭，小兰接了好几通电话，毛仔一句都听不懂。小兰突然提出来，舅妈在越南出了车祸，表妹要回国，小兰要送她去车站。表妹是前几天小兰带来的，本来也要嫁到当地，但谈了好几家都没谈成。小兰骑着毛仔的摩托车绝尘而去，就再也没回来。

后来经当地公安机关证实，一个月前，有近20名越南新娘集体失踪，若以每人2.2万元人民币的买价计，女孩们共卷走40多万元。

如今，一个月过去了，毛仔还不时会想起小兰。“还是希望她能回来，毕竟做了20天夫妻啊！”毛仔说着说着就呜咽了起来。

小兰自称1985年出生，身高一米五左右，但毛仔说，“她看上去至少有三十多岁，不怎么漂亮，但也不丑”。

毛仔家坐落在大山深处的上唐镇上唐村，当地男多女少，

如果没有10万块，很难娶到本地姑娘，这还不包括买房子。没钱的就筹个五六万到外地去买。可毛仔家除了那个破旧的老宅，没有任何值钱家当。

毛仔长得挺帅，有点儿像刘德华，很多女孩一开始都挺喜欢他，就说：“你长那么帅，不可能没女朋友。”但一聊天就失望了，他不仅说话脸红还有点几口吃。混熟了，有女孩开玩笑说：“毛仔，你如果有30万，我就嫁给你。”

邻居们一碰到他就说：“毛仔啊，你看你堂弟20岁就生小孩了，你都30岁了，怎么还没娶老婆啊？”毛仔听了心里不好受，就外出打工躲着他们，能不回尽量不回。姑姑封细月也会隔三岔五地接到他的电话：“姑姑，赶紧帮我介绍一个吧，哪怕买一个也行。”

在所有家人中，封细月是毛仔最信赖的人。陈小兰这门亲事就是封细月给说的。

那天，封细月突然接到一个亲戚的电话，亲戚说：“我们村有个人花两万二买了个越南

老婆，她带了一个表妹来，你有没有兴趣？”

这个人就是36岁的王国明。两个多月前，他从另外一名越南新娘那里买来了这个自称叫阮晓芳的女人。比毛仔大4岁的王国明，跟毛仔有许多共同之处：老实，没文化，没钱，父母年老体弱。

封细月听了喜出望外，第二天，封细月夫妻俩到了王国明家。那天，陈小兰里边穿着一件红格子衬衣，外边穿着一件黑色的棉袄。封细月相当满意——“便宜又漂亮”。但封细月还是有些疑虑：“我侄儿很老实的，如果你要找活泼一点的，我就不给我侄儿打电话了。”

操着一口普通话的小兰似乎并不介意：“我就想嫁老实人，越南男人经常打老婆，老实人不会打老婆。”“你普通话怎么那么好？”“越南有很多中国工厂，我们在那儿打工的时候学的。”

封细月交了600元的“看钱”，就立刻打电话给毛仔让他回来。

## 3 “跑就跑，生个儿子就行”

白天，小兰到哪儿毛仔都跟着，有时也会跟小兰说：“你不要跑，只要你生个儿子，姑父就会给我们再买一个房子。”晚上，毛仔也很难睡着，生怕小兰偷偷溜走。他把这个疑虑告诉王国明，王向他保证说：“不会跑。”

这个时候，封细月也起了一点疑心。有一次，她跟丈夫用家乡话说：“才十几天，小兰的电话费就花了200多块，大老板也用不了这么多啊！”没想到小兰却听懂了，立刻插话道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没有那么多！”封细月因此怀疑“她至少在我们这附近呆了一两年”。

一天，小兰家来了两个女孩，小兰说是她在越南的姐妹，想嫁到这里。村里有单身汉来看。“你们连证件都没有，肯定是骗婚的。”单身汉的亲戚说。

小兰大声反驳：“我们不是骗人的，我们是偷渡过来的。海关检查的时候，证件被扣了。”一旁的封细月听出了破绽：“偷渡的话，谁来查你们证件啊？”

小兰无语，写下了出生年月和

家里的电话以证清白。封细月拿出去给村里读书人看，但没人看得懂那是什麼文字。

几乎所有人都对她们的身分怀有疑虑，只是没有人愿意去公安机关核实她们的身分。

那天，毛仔的哥哥封叶龙和毛仔、小兰经过上唐派出所时，他本想拉小兰进去证明一下，但转念一想，这样似乎不妥。“万一人家不会跑，我弟弟会怪我一辈子，他会说，本来不会跑，是被你吓跑的。”

从一开始，黄国华的脑海中就对阮晓芳也是一连串的问号：有一天，王国明对黄国华说，晓芳不是黄花闺女，应该生过小孩，村里买个赣州的女孩也要六七万，怎么这么漂亮的外国女孩只要2万多呢？晓芳一点都不像穷人家的小孩，她说老家都是茅草屋，但为什么她用旁氏那么高档的化妆品……

王国明告诉黄国华，晓芳很难跟他呆一辈子。黄问他有什么打算，他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只是想尽快生个儿子。”

## 4 “不死心”的丈夫们

晓芳逃跑前没有任何征兆。那天下午，王国明带晓芳在黎川县城吃饭，晓芳说出去买点东西，就再也

没回来。毛仔知道小兰跑了，是从隔壁鄢家陈村的鄢小意那儿听说的，36岁的鄢小意买的越南老婆跟小兰她们都认识，鄢跟他老婆在一起不过才一个星期。封叶龙后来听说，逃跑的起因是在南丰一个村里，越南媒人跟当地人发生争执，当地人报了警。

新娘们跑了之后，丈夫们及其亲戚们并不死心。

当晚突降大雨，王国明和几个亲戚到附近的高速公路上守了一夜，看到有车经过，就记下车牌号，或者踮起脚往车里望两眼。

会源村也去了好几十个人，他们到山上去找，他们那边也有个人说他老婆骗他去洗澡，她就从后门跑了。

毛仔不知从哪里听说，有人看见这些姑娘们在黎川一个酒吧里跳舞，他和鄢小意等几个新郎就花400块钱包了一辆面包车直奔黎川，但找遍了整个县城的宾馆酒吧，也没找着。

回到家已是第二天凌晨两点。毛仔浑身发软，“觉得像是死了一样”。第三天，手机响了，是小兰打的：“现在公安在抓，我回家办护照，

15天后回来，手机没钱了，给我充50块钱话费。”毛仔想了想还是给她充了20块，充完再打过去一直关机。

那天，鄢小意的老婆也给他打来电话要钱，他老婆说她在广州，想回来找他，但缺500块路费。鄢小意二话没说就汇了过去，但汇完对方已关机。他跟毛仔商量去广州找她们，但毛仔打起了退堂鼓：“广州那么大，去哪里找，我不去。”

无力回天，家属们只有以泪洗面。王国明的母亲骂他：“年轻的时候不争气，不讨老婆，现在把我们拖垮了。”这2万多块钱都是她向街坊邻居借的。善良的邻居非但没急着要钱，还劝她：“就当赌博输掉了这笔钱。”

人走了，钱没了，但日子还得过。新娘跑后没几天，王国明和许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，封细月没让毛仔出去，她想让他先在家里再呆一年，看看有什么合适的，帮他再张罗张罗。

谈及未来，毛仔说，他打算再好点，存笔钱再娶一个，5万元以内的都可以接受，只要不是国外的就好。

“不害怕再逃跑吗？”

“只要她先帮我生个儿子就行。”

（据《南方周末》）

## 2 热舞的小兰

见了小兰，毛仔心想就是她了。以前封细月给他介绍的不是残疾人，就是傻子。尽管结婚心切，但毛仔还是有自己的底线：丑的、离婚的都可以，但残疾人和傻子免谈。

他问小兰：“怎么没有身份证？”“我们是偷渡来的，身份证得两个月才能带来。”

毛仔相信了她，觉得捡了个大便宜。他从银行里取出了毕生的积蓄2万多块钱，给了阮晓芳。

没有登记，没有摆酒席，选了一个好日子，毛仔和小兰在他的姑姑家入了洞房。

第二天，邻居们看了小兰花枝招展的打扮，就劝封细月：“她不是什么好人，是鸽子，会飞走的。”

但邻居们说什么，封细月就是听不进去，封细月想的都是美好的未来，“我们对她好一点，她就会留下来”。

小兰的嘴很甜，一口一个“姑姑、姑父”，封细月因此放松了对她的警惕。

嘴甜也是阮晓芳留给邻居们最深的印象。王国明的邻居黄国华说，晓芳见人就叫哥哥、叔叔，还跟他们一起打牌“斗地主”，村里小孩到她房间她都会给糖吃。

当然，大家没有忘记她们另一面的共性——懒惰、爱钱。

早晚，小兰都要吃两个生鸡蛋，吃完饭就躺在床上看电视，只洗自己的衣服。一天，封细月听到小兰跟毛仔说：“去把姑姑家那个袋子里的硬币抓一把过来。”阮晓芳打牌时为了块钱，曾跟黄国华他们大吵一架。

但这些都家里人看来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他们在为更大的事焦虑着：什么时候能生个孩子。娶回家10天后，毛仔的姐姐问姑姑封细月：“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，看她有没有避孕环，万一有的话，就生不了小孩了。”封细月认为，这种事怎么着也得一两个月后才开口，“我怕得罪小兰，认为我不相信她”。

做丈夫的似乎听不到这些外人的议论，他们正一门心思沉浸在新婚的快乐中。毛仔说，这20天里，是他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光。他不工作，妻子去哪儿，他就跟到哪儿，哪怕她不喜欢，也很乐意跟着。

一个大雨倾盆的晚上，小兰带毛仔去黎川县的一个迪吧玩，同去的还有王国明夫妇，以及另外两对同样情况的夫妻。在劲爆的舞曲声中，他和三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坐在迪吧的一角默默聊天，而四个越南女孩则在舞台中央热舞起来。

小兰似乎特别热衷舞蹈。有一天晚上，毛仔躺在床上用手机放舞曲，小兰突然起身就跳了起来。那一刻，毛仔忽然觉得，眼前这个腿脚光滑、脚趾上涂着指甲油的女人，不像是自己要找的老婆。“当时，我心里就想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她应该在外边混了好多年了。”

从此，毛仔开始对小兰有些提防。